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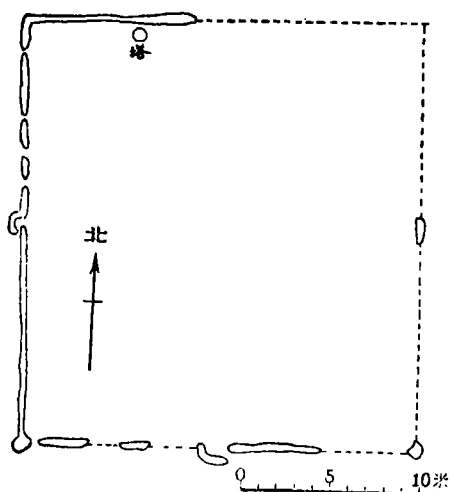
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 经塔的金元明各代题记

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 李逸友

万部华严经塔，通称白塔^①，位于呼和浩特市东郊大黑河北岸平原上，距市区约二十公里。塔为八角七层楼阁式砖塔，塔身下面砌有莲瓣、平座栏干和束腰的基座，是辽代砖塔的形制。塔身上下各层的直径大致相等，塔内有阶梯可攀登到第七层，除第一、二层间为单路外，其余各层间都是双路阶梯。该塔经过多年自然侵蚀，外表多已损毁，塔刹已失，外檐及平座栏干也都全部塌毁，现存自地面至残顶高度约42米，基座的下半部分尚有1.35米被淤土湮埋。该塔在金代重修过，塔内第一层原嵌砌金代石碑九块，解放前被窃走三块，现存的六块石碑，字迹尚完整。

万部华严经塔内的历代游人题记甚多。近年来，我们抄录了现存的金、元、明各代的题记。这些题记，有用汉文，也有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附录在文后的一百六十多条汉文题记，仅是原有题记中的一部分，原有题记或因漫漶不清，或是被后人涂抹、刻画，或因时代不明，或因其内容意义不大，都未抄录在内。塔内现存的这些题记，不仅对我们研究该塔的结构和修建年代，了解古代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呼和浩特地区的历史和文明，有着一定的价值，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各民族的团结，痛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种种反华谬论，都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万部华严经塔所在的古城，为辽、金、元三代的丰州城址，题记三〇二条直书“丰州在城塔”（图二），题记七二一条：“至元二年五月初二日弥道到丰州塔上大作吉利”，都证实了这一点。辽代的丰州，军名天德军。金代承袭了原名，并在此设立了西南路招讨司。元代初年还曾沿用原来的军名。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途经丰州时，仍记城名天德^②，可证元初所称的天德，就是辽金两代的丰州。题记三〇三条更明确记载了万部华严经塔在丰州城“北角内宣教寺”（图二）。三〇一条的人名和三〇三条所记相近，可以认为是同时题署的。从这两条题记得知：万部华严经塔所在的寺院在元至元年间叫做宣教寺，它位于丰州城内北角。我们从城址的考古调查材料来看，也完全证实题记所述的塔的位置是正确的。现今丰州城的城墙还存有许多残段，东墙和北墙的东段保存很少；东南角的那一段残墙，残高约10米，可看到敌团（《武经总要》：“敌团，城角也。”）的残迹，断面上还能看到经过补筑的情况。全城平面作长方形，周围约四点五公里，东、南、西三面都设有城门，城门还筑有瓮城。万部华严经塔在城址内西北角，临近北城墙（图一）；塔前有大型建筑遗址，地面散布有绿釉瓦等残片，当是原



图一 万部华严经塔位置示意图

寺院内的建筑物。元初刘秉忠《过丰州》诗中有“晴空高显寺中塔，晓日半明城上楼”^③之句，应是当时的写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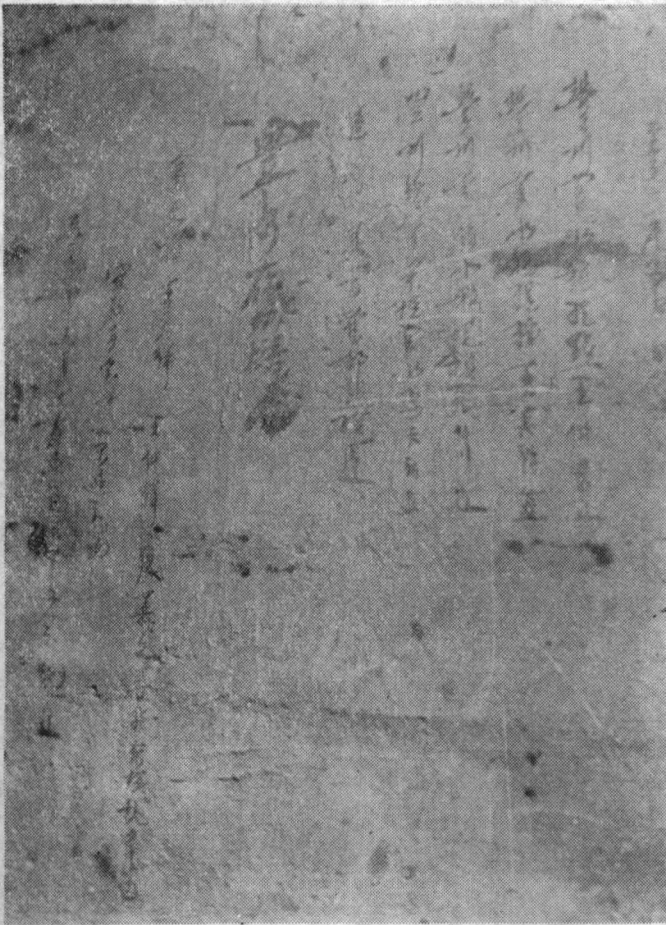
万部华严经塔所在的丰州城址内，地下埋藏的文化遗物甚为丰富，地表散布的辽、金、元各代的残碎砖瓦及日用陶瓷片甚多，地下堆积的文化层甚厚。从城址中部一处水利工程所挖掘的地层断面看到，文化堆积层厚达6米，辽代文化层堆积在生土上面。表明这座古城是辽代所创建，并非沿用辽代以前建筑的城址。题记七一二条提到的“丰州在城南长正街”，现今仍可看到自南门址直达城内中部是一条突起的土垅，解放以前当地群众曾称做“大南街”，当是原来的南长正街的废墟。题记四〇三条提到的“丰州在城东长街”，城址内也有遗迹可寻，应是自东门址通向城内中部的那条土垅。由此可见，题记中提到的这些有关丰州城内的情况，为我们进一步考察该城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分布等方面，提供了可靠的线索。丰州城址内，近年来经常有成批的完整器物出土，如有属于建筑材料的巨型莲瓣纹石柱础，加工粮食用的石臼，日常生活用的白瓷大瓮和碗碟，唐、宋、金、元各代的铜钱等。特别值得重视的是：1972年在城内正中大土垅的东部发现的两处窖藏瓷器，窖内埋藏

着大瓮，瓮内装钧窑香炉和龙泉窑花瓶各三件，这些精致的室内陈设品，是这两大名窑中不可多得的精品^④。这些遗迹和遗物，充分地说明丰州是一座和当时我国其他城市一样有着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的中等城市。万部华严经塔在造型上与河北涿县智度寺塔相近，每层都设有腰檐和平座；在使用斗拱的手法上，又和山西大同上华严寺大殿相近，补间铺作采用四十五度斜拱。这些营造格式，表明了该塔的建筑年代属于辽代晚期。

二

万部华严经塔所在的丰州，是辽、金、元各代在大黑河流域一带建立的一处重要军事据点，也是城乡各民族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汇合点。这座城市四通八达，成为与内地交通的枢纽。各族人士来到此城，登塔远眺，有的人挥笔题记，以后陆续题署，现今遗存下来的题记，也就成为各民族间交往的历史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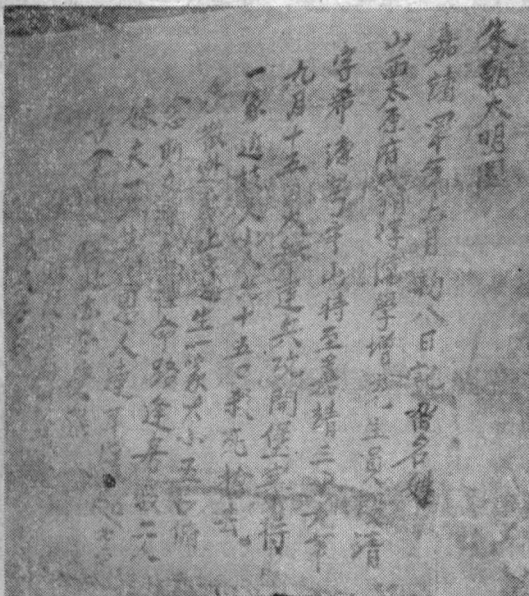
塔上的题记中，年代最早的是四〇二条，题署于金大定二年（1162年），证实该塔曾在金代重修过。《出塞纪略》中记载：“至第七级，中空如庭，东壁大书曰‘大金大定二年奉敕重修’”^⑤。惜比条题记早已失存。塔内第一层壁上，原嵌有石碑九块，现仅存有六块，碑文虽缺记事及题署年款部分，但我们仍可以从其中所列地名、姓氏、官职等方面，证实它们是金代重修时嵌入的。例如碑文中所列地名，有丰州城内街道名称，也有附近城乡地名，例如所列“神山”，就是《金史·地理志》丰州富民县条所记的神山。这座山名，仅见于《金史》，而不见于《辽史》或《元史》。再如碑文中所列捐资人名中，除有大量汉族姓名外，还有完颜押里保、依特罗等等女真姓名。又如碑文中所列官衔，有的是金代所特有，例如谋尅当即谋克的另一译写，碑文中所见的谋尅属于爵号，寨使系“猛安谋克部村寨，五十户以上设寨使一人，掌同主首”。碑文中还列有许多部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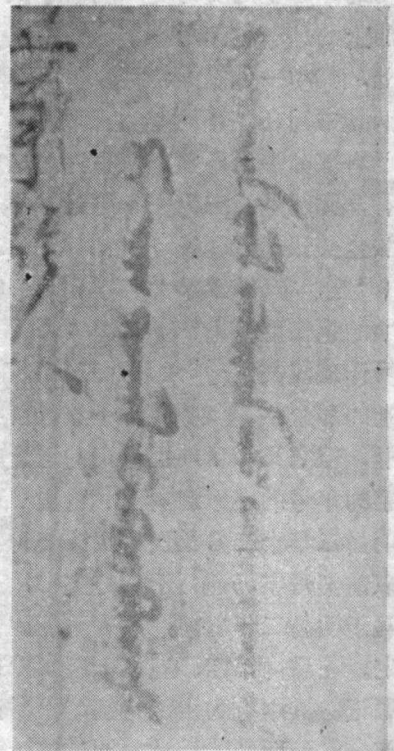
图二 元代汉文题记(三〇一、三〇二、三〇三条)



图四 畏吾儿字题记之一



图三 明代汉文题记(五一四条)



图五 畏吾儿字题记之二

称：如东通使族、西通使族、移室族、瞎乙刺族、落离族等等，当是丰州附近居住的部落名称，它们与女真族姓名同在一碑上，也可以得知其为金代部落。《出塞纪略》曾记碑文中有：“万部华严经塔看经人数……”等字，《奉使俄罗斯行程录》也说碑文是“金世宗时阅经人姓氏”，这些碑文已经失存，无法核对，我们从碑文中所列住址、姓氏、官职等内容来看，应是修缮该塔时的捐资碑。在封建社会里，将那些所谓施主的姓名刻石立碑，并竖立在修缮过的建筑物上或其附近，这是常事。所谓“看经”或“阅经”，只有封建统治阶级才能“看阅”，才有这份闲工夫。而把所有“捐资”者，都说成“阅经”人，不过借此榨骗劳动人民的财富而已。钱良择和张鹏翻的记载，可以证实该塔曾经在金大定年间重修过，这和塔上的题记是互相印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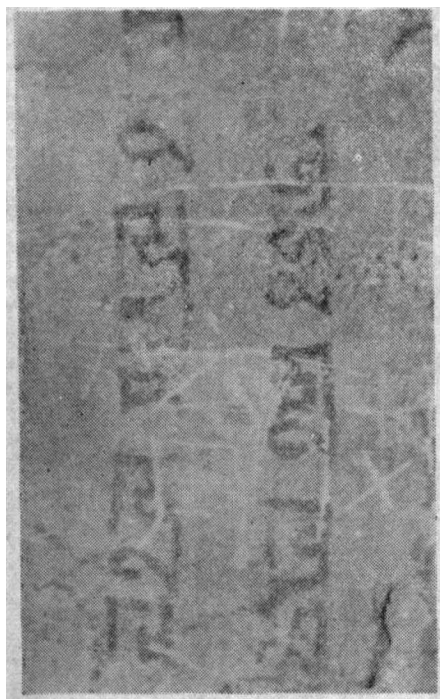
塔上的金代题记中，有的是用汉文书写的（图七），有的是用契丹文和女真文等书写的。题记的契丹文，属于辽庆陵出土哀册上的那一种契丹小字，在第五层共有三处，其中一处漫漶特甚，仅可辨其字形；另两处书写在塔心的壁龛正中及其右侧壁上，已有部分漫漶不清，从书写的笔势和风格来看，此两处似应为一条题记，由于漫漶已无法全部认读，仅能认出右侧第一、二两行中两个“国”字（即汉字“国”字）（图一〇），壁龛正中的也仅能认出“包木次本丁包致”等字，可译成汉文“三年六月廿三日”。在“三年”之上的那个字，笔划不清，不象数目字，应是年号，但它又和目前已认识的辽金时代契丹小字的年号的字形迥异，据《金史·章宗纪》载：明昌二年十二月乙酉“诏罢契丹字”，在此以前契丹字仍通行于官方文书，这条题记约写于明昌二年以前，故有可能此年号为大定。在塔内第四、五、七层都发现有女真文题记，其中有的漫漶特甚，不易译读，有的部分漫漶而尚能辨认。初步统计全塔内所见女真文题记约有五条，有的仅有一行，内容简

单。有的内容很多，如一条的开头有草书“奚太勿点赤求办”等字，可译为“丰州合扎仆散丹马”等字，^⑩惜字迹潦草且漫漶特多，难于了解全条内容（图九）。金世宗、章宗年间，曾大力提倡女真族使用女真语言和女真文字，据《金史·选举志》记载：大定四年（1164年），“寻欲兴女真字学校，猛安谋克内多择良家子为生，诸路至三千人”，大定九年（1169年），除在中都设立女真国子学外，并在上京等二十二路州设立女真府学，万部华严经塔所在的丰州也曾设立了女真府学。所以在塔上留下这些女真文题记，其中包括猛安谋克的女真文题记，也是很自然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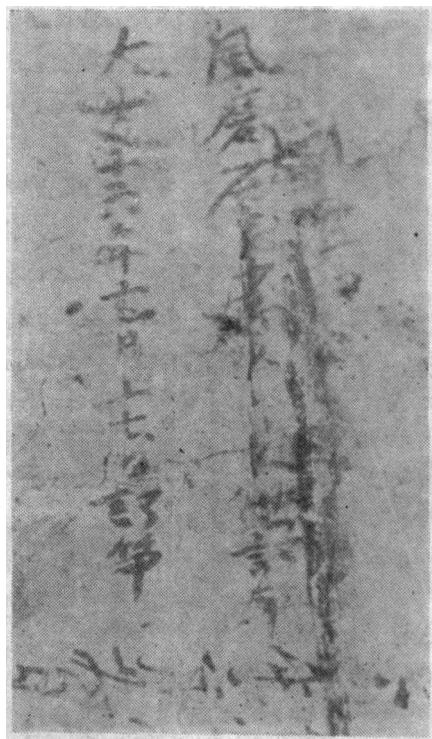
金代题记中署明题记者的住址，诸如中都（今北京市）、西京（今山西大同市）、大原府（今山西太原市）、弘州（今河北原阳县）、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县）、南京（今河南开封市）等金王朝所管辖地区，反映了当时我国北半部广大地区统一稳定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题记六〇一条用汉文直书“完颜乞汎”女真族姓名的情况看出，当时各民族使用着本民族的文字，也共同使用着全国比较通行的汉文。塔上的金代题记中，署明的年月以大定年号为多，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世宗时金王朝相对地稳定的政治局面。

三

元王朝统一中国后，有一个较长时期比较稳定的政治状况，为各民族间和平交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我们在塔上看到的题记，以元代的为多。这些题记，多为简短的记事，往往仅列何地、何人、何时到塔上游览。题记者包括达官贵人、佛教僧侣和庶民百姓，虽然他们各自的阶级地位不同、对佛教的态度不同、登塔的用意也不尽相同，但这些记游性质的题记，却正是反映了各民族间和平交往的事实，反映了当时的丰州联系着祖国的四面八方。它在当时各民族和各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图六 八思巴字汉语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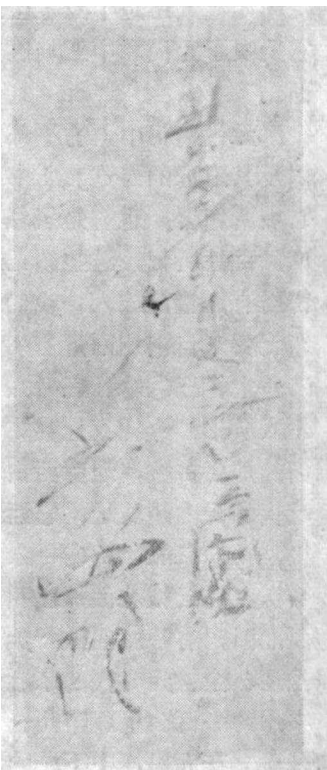


图七 金代汉文题记(四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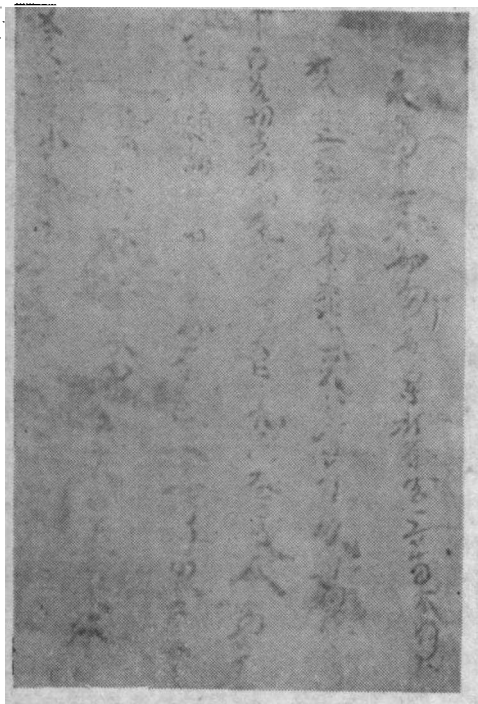
教用语。现存塔上的这种古文字题记,很多虽已漫漶,但仍有十多条比较完整。简短的一条仅一行(图八)较长的一条有七行,其内容较墓石铭文复杂得多。这种文字,在元代称做亦思替非文。在十二、十三世纪时,随着景教聂思托里派的传佈而流行于汪古部中。据《元史·选举志》及《百官志》记载:至元二十六年翰林兼国史院奏准设立官员进行教

元代题记,以汉文为多,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也不少。汉文题记的作者,大都是汉族,一部分是少数民族,如二一一一条作者系回族。有些汉人也用八思巴字、畏吾儿字等各种文字。用少数民族文字作题记,也有种种不同情况。如用八思巴字书写的题记中,有的是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图六),也有用汉字与八思巴字夹行并书,即是两种文字对照,题记二三二条仅“宝塔”二字只书八思巴字而未书汉字;有的是用八思巴字写的蒙古语,塔上所见的几条用八思巴字写蒙古语的题署都已漫漶不清,无法通读。在用畏吾儿字书写的题记中,有的是畏吾儿文,即通称粟特体突厥文(图四、五);有的是蒙古文,即通称畏吾体蒙古文,也就是最早的蒙古文字。值得注意的是题记中还有一种古文字,它和解放前后在达茂旗百灵庙附近阿伦苏木元代德宁路遗址和四子王旗王墓梁汪古部墓地发现的一批墓石上的铭文相近,那批墓石铭文为古叙利亚文,仅书墓主姓名及一些宗

学,延祐元年还专门设置了负责掌管教学亦思替非文的机构。汪古部在元代初年统治过丰州,所以,我们在城内的万部华严经塔上能见到这些亦思替非文字的题记。马可波罗途经丰州,记述当时丰州为汪古部阔里吉思所管领(阔里吉思是信仰景教聂思托里派的基督教徒),并称“治此州者是基督教徒,然亦有不少偶像教徒及回教徒”^⑦,这些记载可与塔上题记



图八 亦思替非字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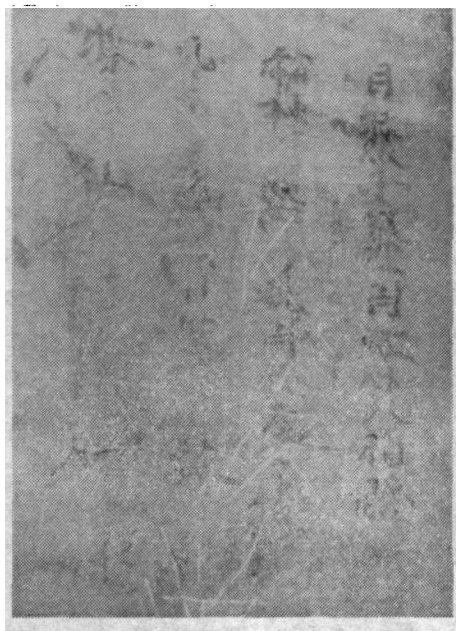


图九 女真文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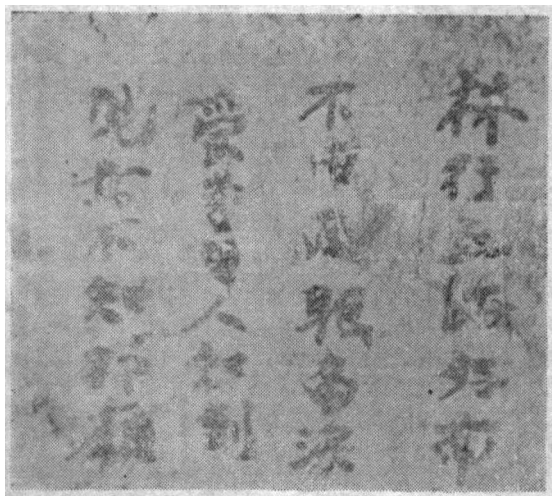
相印证。在塔上第四层和第七层各有古波斯字题记一条，惜已漫漶，无法辨认，难以确定为元代人还是中亚地区来人所书写，但是，它反映了元代和中亚地区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

元代题记中，有一部分是居住在丰州城内及其附近的游览者所书写的，有一部分为官吏所题署；也有是居住在丰州城乡的汉族庶民百姓所记，这些题记表明当时丰州城乡都居有大量汉族人。我们还看到，有一部分题记者来自丰州附近府州，如题记二一六、二一七、三〇八、三一六等条，署明为云内州人所书，今托克托县古城公社南园子村北面的那座古城，通称西白塔古城，就是金时代的云内州城址，它西距丰州仅六十余公里。又二二五、四〇一条为东胜州人所题，今托克托县城北面那座叫做托克托城的城西北隅，有一座叫做“大皇城”的古城，就是辽、金、元时代的东胜州城址，它西南距丰州约一百公里。丰州、云内州和东胜州都是建立在大黑河中下游的城市。这三座州城附近地势平坦，便于利用大黑河水灌溉，农

业比较发达，人口也较为密集，各城市间互相交往是很自然的事。位于丰州北面大青山后的砂井府和净州路，都有人来到塔上题记，如五一二条为砂井府来人所书，三二五条系净州路来人所书。砂井府城址在今四子王旗红格尔图公社所在地，净州路城址在今四子王旗库伦图村，当时砂井府和净州路都由汪古部直接管领，那里的居民与丰州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也是很自然的事。丰州后划归大同路管辖，题记中署明来自大同路（今山西大同市）的有一〇七和二〇五两条。题记中署明来自当时京城大都（今北京市）的有一〇八和七一六两条，其中一〇八条所记的昊天寺，为辽代建筑，元代仍具规模^⑧。元代题记中所见的地名还很多，如冀宁路（今山西太原市）、榆次县（今山西榆次县）、忻州（今山西忻县）、石州（今山西离石县）、怀仁县（今山西怀仁县）、文水县（今山西文水县）、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终南县（今陕西周至县）、般阳路（今山东淄博市）、宣德州（今河北宣化县）、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县）等等，包括了我国北方广大地区。二一九条的题记者来自和林，即今蒙古人民共



图一〇 契丹小字题记



图一一 明代汉文题记(五一八条)

和国哈喇和林,位于乌兰巴托西南方的鄂尔浑河畔的草原上,也就是额尔德尼召所在地,元代又称做和宁路,为岭北等处行中书省所在地。当时和林与内地的交通,主要是靠三条重要驿路,一是自和林经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五一牧场)而达大都,二是自和林经亦集乃路(今甘肃额济纳旗黑城)而进入河西走廊,三是经由砂井府、丰州、大同路而进入内地。这条和林人题记提示了当时丰州至和林间的驿路是畅通的。从以上所列举的元代地名中,可以充分地看到丰州在联系大青山后各路府与内地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着枢纽的作用。

四

明王朝建立初期,丰州的建制已不存在,万部华严经塔所在地区曾由王朝中央政府派兵驻守。明正统以后,蒙古族土默特部徙居到丰州滩一带,逐渐定居下来,同时汉族也继续迁移到这一带居住,形成蒙汉杂居的状况。这些历史事实,在塔上题记中都有所反映,如二〇八、三一九、五一五、五二六、六〇二等条反映了明初的情况;二〇一、二〇七、二二二、二二九、四〇八、四一五、五一四、五一七、五一八等条则是反映了明嘉靖以后的情况。塔上现存的明代蒙

古文题记有十多条,但多已漫漶不清,仅能从语法结构判断其时代,其中有一条似提到土默特部阿勒坦汗(即明史记载的俺答)。这些蒙古文的题记者和四〇八、五一七、五一八条中出现的蒙古族人名,都是居住在丰州滩一带的土默特部蒙古族。二二二、五一四、五一七、五一八等条的题记者,都是明嘉靖年间起继续迁徙到丰州滩一带居住的汉族。汉族人民迁居在丰州滩一带,和蒙古族人民长期杂居共处,结成了深厚的情谊,共同为开发和建设呼和浩特地区做出了贡献。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明代蒙古族土默特部封建主占据丰州滩一带时,曾多次进入内地掠夺,损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这是封建统治阶级贪得无厌的剥削阶级本性所造成的罪恶。就是在战乱时期,蒙古族和汉族人民之间仍然保持友好相处。题记五一四条叙述了明嘉靖年间山西崞县段清一家临危得救的事件,这是蒙汉民族间结成的亲密情谊的一个例证(图三)。在这条长达二百一十字的题记中,控诉了蒙古族封建主给人民制造的灾难。当段清家乡的堡寨被攻破,一家五口性命处于危急关头,蒙古族达耳汉挽救了他们,并带到丰州滩地区安置生活,所以段清称达耳汉为恩人。我们再看题记五一七、五一八两条,笔迹相同,题署在第五层南券门内洞壁上,相距很近,当是同一人的手笔。他写道:“林(临)行路上好南(难),不由两眼留(流)泪,受苦无人知到(道),儿女不知那(哪)厢”(图一一)。这是劳动人民用通俗的文字和血泪的语言,悲愤地控诉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同时他还提到多亏达儿汉的搭救,这位达儿汉和五一四条提到的达耳汉也许是一人。这一条劳动人民用血泪写成的题记,充分地说明了所谓民族矛盾,乃是封建统治阶级强加给各族人民的灾难。虽然各民族反动统治阶级对本民族和其他民族间进行过挑拨、隔离和镇压,但都不能阻挡各民族人民

之间的友好往来。明隆庆年间，土默特部蒙古族封建主阿勒坦汗归顺于明王朝，丰州滩一带又重新统一于中央王朝管辖。反映各民族间友好往来的题记也就更多了。

之南数百里，而明王朝中央政府长期地有效地管辖这一地区，这些铁的历史事实，更有力地痛斥那些社会帝国主义者叫嚷的长城以北非中国领土的反动谬论。

“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呼和浩特地区一直是中国各民族聚居的地区，历代各民族长期杂居共处，在开发和建设呼和浩特地区的事业中共同做出了贡献。万部华严经塔上的题记正是历代各民族间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这些题记有力地驳斥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华小丑们的种种谬论：他们把汉族和我国少数民族对立起来，硬说只有汉族才是中国人，只有汉族居住的地方才是中国领土，而汉族以外的各个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万部华严经塔所在的丰州地区，在辽、金、元各代都是一度繁荣的封建中小城市。题记反映了各民族在这里聚居情况，也正是说明了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都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成员。明王朝所建筑的长城，远在丰州地区

- ① 古塔的外表往往涂有白垩土，在阳光照耀下非常夺目，可增添外型的庄严宏伟，所以许多古塔都称做白塔，而非其原名。万部华严经塔何时始称做白塔，还不甚清楚。从题记六〇八条得知，元大德年间已称做白塔。史籍上可查考的，以《清圣祖实录》为早，记康熙帝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冬十月乙未“驻跸白塔”，并于次日“自白塔往归化城（呼和浩特）”。
- ②、⑦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七十三章，中华书局重印本265页。
- ③ 刘秉忠：《藏春文集》卷三，《过丰州》诗。
- ④ 这批文物出土情况的报导，见《内蒙古日报》1972年6月21日第4版。又见本期李作智文。
- ⑤ 清康熙年间，沙俄侵略势力不断向我国境内扩张，严重威胁我国安全。清王朝政府决定派遣索额图等大臣与沙俄谈判，钱良择和张鹏翮等僚臣随行，他们于1688年路经呼和浩特时，曾到万部华严经塔游览。钱良择曾抄录了塔内题记十一条，记录在《出塞纪略》中，张鹏翮在《奉使俄罗斯行程录》也记载了该塔。
- ⑥ 由金启琮同志译成汉文。
- ⑧ 《元一统志》辑本，卷一，中华书局。

附录：万部华严经塔金、元、明代汉文题记摘抄

使用符号说明：原来提行加「」。已脱落或漫漶的字用□。尚有字迹可寻而不能确定的字注在□内。脱落或漫漶字数不明的用□ 原来错别字加注正字在（ ）内。原有花押用〔押〕。《出塞记略》中载有的在题记前加*。

- | | |
|---------------------------------------|---|
| 一〇一、至元元年五月□ | 二〇六、大定二十八年五月初五到此 |
| 一〇二、至元十三年中兴府□至福师到此 | 二〇七、崇祯十一年七月十二日「大同左卫标下通官赵必寅刘之喜」抚镇标下军人□「远路□ |
| 一〇三、大元中兴府在城僧同□□一行七人 | 二〇八、政统六年五月十日 |
| 一〇四、至顺四年□ | 二〇九、太原府榆次县南□「僧悟淡黄子张秀」二人同行「至顺元年 |
| 一〇五、大定六年「九原□□」撰文 | 二一〇、镇戎军监 |
| 一〇六、至元十一年五月初一日「乌头社书□□」佛象十五「弟子季联桂□□」叩祝 | 二一一、曲圃在城回回一人宋吉到此提笔□耳 |
| 一〇七、大同路在城□「」到此 | 二一二、大宣教寺 |
| 一〇八、大都在城大昊天寺僧道兴到此 | 二一三、南朝天子爱风流「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道（到）头「总为战争□□德」却因各无破出休「老将道德重□帝」奉把人□□自己□ |
| 二〇一、重重长亭路间□「游到此间登高□」思故里只恨到□「山西马首邑安中道 | 二一四、朔风凜冽雪侵凌「来此丰州恁外寒」六月火云天不雨「请君来此凭（兜）栏干 |
| 二〇二、五僧俗上塔游「」不的明白 | 二一五、西京太原府□「弟兄同游记耳 |
| 二〇三、宝塔吉地东门 | 二一六、云内天宫院「僧德教为记□ |
| 二〇四、京都□□府金盘村人 | |
| 二〇五、大同路大普恩寺大德九年九月廿一日□ | |

——以上第一层

二一七、云内天官图僧德昭
二一八、至元九年拾月
二一九、致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和林图
二二〇、大定十一年
二二一、至元廿二年「五月初三日」太原路忻州朱图僧俗二人来游
二二二、大同府朔州图生图经被嘉靖四十五年图草地隆庆二年二月十九日图宝塔作诗「我今难图整三秋」与人方便不到头「智兼和会回欢悟」未知明年收不守（收）
二二三、大定十二年正月
二二四、大德元年一月
二二五、至正十一年六月初九日东胜州莫图到此耳
二二六、宝塔「拾叁楹
二二七、至元十年五月初五日「古丰王图卿到此」郭白祥
二二八、至元十一年五月十九日到此文卿一人行到此
二二九、大明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初四日记耳
二三〇、至元二十四年五月初十日「张文卿前去西
二三一、云云中合河村王子明
二三二、张狗儿「泰定叁年二月日」赵十一「斐脱欢察儿（此条为汉字和八思巴字夹行并书，仅左侧第一行八思八字写的“宝塔”二字未并书汉字。）

——以上第二层

• 三〇一、达鲁花赤兼都检点臣「丰州总管兼税管水鸦马天福（押）」丰州管水鸦提领张伯川（押）」丰州管水鸦提控王英祥（押）」丰州管水鸦提点王园祥（押）」至元十一年五月日此

三〇二、丰州在城塔
三〇三、马天福王天祥王园祥张义之「于在城北角内」宣教寺宝塔上来游至此
三〇四、至元十年五月十七日幸臣川等五人至此（押）
三〇五、至正四年二月廿日石叁人
三〇六、国至正拾年柒月
三〇七、丰州在城「至元十年五月」
三〇八、云内州在城薦福寺「僧德裡三月到此
三〇九、大同路怀仁县孙不买弘「宝用」永
三一〇、至正四年二月廿日「李福祥转大藏经壹佰伍卷」结此
三一、逸德术士李广德咏塔记「危危宝塔傲云霄」因连云汉苗「赛盈一概」字「天下峰」大定岁在丙
三一二、中都人是南退图
三一三、大定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到此间「写为记官密」
三一四、元帅府令史孙执中「至元五年到」
三一五、皇庆元年五月廿七日
三一六、云内州第二内
三一七、大定十三年「福贵」
三一八、万历十二年三月「十日山西医官郭西」蒙北虏对「军门差到此同喇嘛通士（事）拜塔到此
三一九、洪武二七年四月初五日（押）
三二〇、丰州在城管次头官（押）丰州在城管次头官张（押）丰州在城管国因次头官王（押）至元十三年五月十七日此

三二一、至元廿七年七月初七日「丰州在城」五妹到愿
三二二、大定四年五月廿日困叁人
三二三、大定十二年伍月廿一日到此记
三二四、致和元年四月初四日「叁人道（到）此
三二五、净州大「长下王小」到此「大德元年二月日
三二六、京兆府终南县郭下巷小刘「二人有本州王同上来游」乙未年五月十六日记
三二七、「安旧舍住人」赵楷「元年正月十五日」到
三二八、太原府杨和卿一行二人闲游到此记「至元拾捌年三月初五日日记
三二九、乙酉年后二月廿五日古图兴福院末释「小比丘广深记笔
三三〇、石水「不久长」莫言蜗角利名强「今春不「明春是」岂「何日此二」延祐二年正月尽日白山「游到此一笔耳
三三一、泰定五年五月
• 三三二、文山「下」一行到此「至元六年三月初二日武得新到此
三三三、大定十七年「月
三三四、大安三年十月初五日

——以上第三层

四〇一、至正拾壹年陆月初九日东胜州吴图刘提领张国让张俊贾杨仲广到此记耳（与此条内容完全相同的题记，并见于第二、三、四层，现仅录此一条。）
四〇二、大定二年
四〇三、丰州在城东长街人贺谦是林家女婿是也
四〇四、延祐五年六月初四日「冀宁路一行二人到此记耳
四〇五、至正二年五月十五到日「到此」生再生王生
四〇六、至正貳年五月十五日张「大到此
四〇七、大定三年九月初一日记王恩义
四〇八、北虏夷人西哨「崔脑害二月十九日到
四〇九、大定十六年七月十七日记笔「风磨石家弘州人也记笔」刘盘
四一〇、大定二十年七月廿五日到此记
四一一、至元元年六月「丰州二人到此记
四一二、至正元年三月「十一日秦措道（到）此
四一三、时定十四年二月廿九日「从西京」留到武到此记
四一四、山西太原府汾州「介休县人曹田祥」来看保（宝）塔
四一五、陕西延安限州府谷县民「在孤山堡久住房」不付年二月十九日到
四一六、定十三年「辛酉月丙子日」萧得禄（押）
四一七、大定八年八月三日「王重实刘公甫葡子英」三人到此记耳
四一八、大定十二年「月十八日神
四一九、山西行都司「府
四二〇、至元拾壹年八月中秋

- 四二一、去年曾醉海棠丛「闻说新枝发旧红」昨夜梦醒花下饮「不知身在玉堂中」瑞伯书
——以上第四层
- 五〇一、进宣冲平顺禅师五人到此记耳
- 五〇二、大定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关西镇戎军樊典」到此准题
- 五〇三、至元十一年五月廿一日「张四奇」到此记耳
- 五〇四、十方法藏寺僧普仁上宝塔四(时)写记
- 五〇五、大朝至元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西夏国仁王院僧」惠善到此
- 五〇六、定林寺法明定泽甲寅年三月二十四日到宝塔记
- 五〇七、皇庆元年四月十五日「白海子住人」伯同何如奴「同」人
- 五〇八、大元国至元九年五月「天水郡」彭城郡刘天祐记耳
- 五〇九、西京董明运
- 五一〇、秦恩寺「宣光三年八月」
- 五一一、大同「孝慈」正授丰州判官李良「亲」到此
- 五一二、砂井府治中一行拾人五月十五日到此记耳
- 五一一三、大元至元十九年仲夏末旬有二十日白国「宝刘典吏杨恪寺避暑」游记此
- 五一四、朱朝大明国「嘉靖四十年六月初八日」记留名姓「山西太原府代州崞县儒学增光(广)生员段清」字希濂号中山时至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十五日」大举达兵攻开堡寨将「一家近枝六十五口」杀死抢去「各散逃生止(只)」遗生一家大小五口俯「念斯文存留性命路逢房叔二人」妹夫一人并「恩人」达耳汉处「告拿」在此亦同受难「房叔」段应期段茂先「妹夫」石枚「妻陈氏」幼男甲午儿官名段守鲁「长女双喜儿」次女赛喜儿「后」至四十年闰五月二十七日有妹夫「石枚」带幼男甲午儿投过「南朝」去了妻陈氏四月初一日病放「五月廿七日」应期
- 五一五、正統二年十二月廿三日「名」大王到此记
- 五一六、时定「年四月」日「子弟郑」记耳
- 五一七、嘉靖三十八年张鲁那在北朝丰州我与达儿汉「板升」下「木匠张进」山西汾州爱子里人氏「蔚州」水北村主(住)「林(临)」行上「达儿汉」后到北朝多亏你「如今众人要」不由我说要留下「木匠根(跟)通事」
- 五一八、林(临)行上路好南(难)「不由两眼留(流)泪」受苦无人知到(道)「儿女不知那」
- 五一九、大同府丰州居「总长正卫」
- 五二〇、般阳路长山「客」大使路顺道因「到」此
- 五二一、丰州小令史王转「氏」
- 五二二、大朝国宣德州宣德
- 五二三、至正廿六年五月十六日
- 五二四、至元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苏二到此
- 五二五、中护卫右师「旗号」洪武二十五年前十二月打圍到此记笔
- 五二六、大同中护卫前旗百户左「卫前旗百户」下「下」人「有」洪武十七年
- 五二七、崇庆贰年
- 五二八、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冯道增」亲自「丰州」在城「冯家」弟兄三个「大的」唤道增第二的唤「第三的」三个都使

- 五二九、至元廿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 五三〇、男二未遇平生事「时复桃」钢署「真定府元二」郎题
- 五三一、中都东安子弟王纯到此「大定十三年八月二日」记
——以上第五层
- 六〇一、完颜乞汎
- 六〇二、大同右卫千户梁智等根(跟)随「总兵官大人石兵」领兵五万三千前来丰州「追捉」官「梁智高荣」正統六年五月初十日到此记
- 六〇三、泰定二年正月日
- 六〇四、至正十一年六月
- 六〇五、元统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半杨」景毛到此
- 六〇六、大德九年二月初二日到此「赵楷王楷樊楷」
- 六〇七、至治三年貳月拾壹日
- 六〇八、大德十一年白塔东南巷「山圣水祥云」伯俊记
- 六〇九、至元六年五月初三日到此「文」三人到此
——以上第六层
- 七〇一、大德捌年正月十六日与同伴杨「就并」到「此」宝塔
- 七〇二、大元国至元十年
- 七〇三、「月」二十日西京普恩寺「招师」就经二人不「道」此记耳
- 七〇四、至元九年正月十八日到此
- 七〇五、至元廿七年五月廿九日申时到此
- 七〇六、河东太原府「石州」客人一行七人王二等到此「大元国」至元廿九年六月
- 七〇七、大德十年六月十五日到此杨根
- 七〇八、城郭此景最为先「永镇丰灵朔州」四隅玩觀无穷「(尽)」绕塔礼念保身安
- 七〇九、大安三年九月十二日
- 七一〇、丰州东北乡北酒户尹和卿「游到」圣塔至元十五年五月「到」此记耳
- 七一一、延祐七年五月初一日「润甫」吉耳
- 七一二、大同路丰州在城南长正街住人「杨元」书记「至正十一年正月廿一日」一行五人到此
- 七一一三、元统二年四月初八日
- 七一一四、至元十九年四月十七日「到」此
- 七一一五、太原府介休县在城光梵寺僧林师到此记
- 七一一六、大都在城弥陀寺一行四人「于元真(贞)二年四月九日」到此记
- 七一一七、南京开封府「师人曹」騷子问记
- 七一一八、大德三年五月初九日(押)
- 七一一九、大定「年」五月十五日
- 七二〇、丰州「住人」守亨见于本州做小令史勾当至元十二年五月初十(记)耳
- 七二一、至元二年五月初二日弥道到丰州塔上大作吉利
- 七二二、至元六年五月初二日文水县「新」大做吉利
- 七二三、元贞元年二月十五日上塔人刘楷李楷
- 七二四、元统二年四月初八日
- 七二五、至元十九年四月十七日「到」此
- 七二六、吕文仲「十年二月二十日」到
- 七二七、至元五年七月十八日「御使」宣使因「使」到此计(记)耳
- 七二八、城上浮图兴未收「亡金」大定敕重修「款」

——以上第七层